





禪寄筆談卷之三

錢唐 陳師 思貞著

國事

漢桓帝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陳蕃上疏曰平安之時遊  
畋有節况今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  
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  
時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  
種麥今失其勸農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王  
惜民之意也書奏不省予覽蕃疏撫今時事爲之扼腕  
三空之危恐亦不減四方水旱災異迭見歲屢不登民



之困極矣賴

今上神聖章奏必覽議蠲緩征發內帑賑貸何暇遊畋哉  
唐大理少卿唐澄曰水旱蝗虫不足惧直言不聞深可  
畏此蓋社稷之福也

前代脩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  
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  
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  
之事我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  
人君不復與臣下相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  
司前後奏牘分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爲二館  
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謂之副總裁刪削之  
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  
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不知其盡協否乎而况紀  
言紀動邈乎未聞也頃者

皇上召二三輔臣面諭時政疊疊數百言中外欣幸此豈  
獨

祖宗以來所希見哉蓋千載盛事也愚意嗣今能不時召  
見則壅蔽不生治日綦隆此在秉鈞者當敷奏而日望  
之也



元初法度猶明尚有所憚未至於汎濫自秦王伯顏專政  
臺憲官皆講價而得徃徃至數千緡及其分巡競以事  
勢相漁獵而償其直如唐債帥之比於是有所承風上  
下賄賂公行如市蕩然無復紀綱矣肅政廉訪司官所  
至州縣各帶庫子檢鈔秤銀殆同市道矣春秋傳曰國  
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賄彰也豈不信夫

元廉訪司官分巡州縣每歲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  
迎送尉司其音節則二聲鼓一聲鑼起解殺人強盜亦  
用巡尉司金鼓則用一聲鼓一聲鑼後來風紀之司賊  
汚狼藉有輕薄子爲詩嘲之曰解賊一金并一鼓迎官

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是響官人與賊不爭多觀此  
則于時貪墨之肆行紀綱之廢墜良可醜矣

今制送賊解殺則二聲鼓一聲鑼以元人之送官者送之  
蓋我

太祖之微意也

本朝內臣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  
疏處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自爲觀望本至先  
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探瑾意爲之有事體  
大者令堂候官至門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肆使人  
入據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肆其惡也



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三十名吏五萬五千餘各項俸糧約數千萬石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額派夏稅秋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餘石出多入少今去正德又七十餘年矣天潢日以繁衍錦衣新襲無筭中官選用日增欲裁冗員事難兼攝矣夫

朝廷祿糧凡取諸民也民皆出之稅糧也田土有定數稅糧有定額况項者額外之征不無兵餉偶備一時之急而遂爲定例小民疲於供應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省觀時艱如虞人反裘負薪皮盡而毛將安附山澤之人不諳時政而杞人之憂則莫非王臣也太息流涕豈獨賈生哉

肅皇帝卽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歲省糧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一千四萬餘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未幾漸復矣姑錄之以備有位者在所當知候有才力者出爲國培養元氣爲萬姓育膏脂云

我朝 高廟文廟仁廟宣廟皆用人殉葬至 英宗臨崩時召 憲廟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



止後世子孫勿復爲至今遂爲定制嗚呼  
英廟好生之德其至矣乎

嘗聞尚衣縫人云上近體衣俱係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  
家灋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褥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  
如此今富貴家佻達子弟乃有以紵絲綾段爲裋者其  
暴殄過分亦以甚矣

憲朝時太監阿丑善詼諧每於上前作院本雜劇頗有方  
相譎諫之風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丑作醉人酗酒一  
人佯曰某官至醜罵如故又曰駕至醜亦如故曰汪太  
監來矣醉者驚追帖然傍人一日 天子駕至不懼而

懼汪直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也自是直  
寵漸衰直旣去黨人王鉞陳鉞尚在丑作持雙鉞趨鎗  
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曰何名也  
王鉞陳鉞也後二人以次坐謫保國公朱永掌十二營  
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  
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徐曰汝不知耶二千在  
保國公蓋房於是

憲朝密遣太監尚明察之保國卽撒工賂尚明得免  
于公譙王公文臨刑時以迎立外藩之故文稱寃譙但云  
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辨之時印綬尚寶諸內官聞



之檢閱各王府符俱在獨無襄王府者衆皆危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任內官云嘗記宣德間老娘娘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官人某尚在必知其詳遂往問之云是宣廟賓天時娘娘以爲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嘗欲召及襄王取入後以三楊學士議不諧而止符今在後宮暝閣中老娘娘張太后也於是啓太后求之果得其處蓋以積塵埋沒寸餘矣此老閹老嫗不存則典守之死於寃者亦有之矣其後英宗悟二人之寃而悔者此也斷太獄者可不慎哉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爲相奏曰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於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爲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卽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彥至叱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爲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惶汗免冠謝久乃釋之子昂此舉頗有申屠嘉困辱鄧通韓魏公以劄子勾任守忠之遺意大率近習畏宰相則爲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爲衰世予竊以爲宰相秉鈞處天下之事在才成天下之事在力故老成謀國固難



而剛正不撓尤爲不易才識力量缺一不能濟也子昂足當之矣

唐致仕官非有特勅例不給俸宋循用唐制至真宗乃詔致仕官特給一半料錢蓋以示優賢養老之意當時詔云始呈材而盡力終告老以乞骸賢哉雖嘆於東門邈矣遂辭於北闕用尊者德特示殊恩故士之得請者頗難慶曆中馬季良在謫籍致仕言者論而奪之我

朝洪武初年以禮致仕者與加銜進階今萬曆八九年間所司屢議士夫之歸田者輿夫裁省事例部覆以凡回籍京堂方面及以禮致仕者遇元旦 聖壽及鄉飲公

會等項許用人夫六名奉

旨允議蓋廟堂酌古準今亦先朝之遺意也

宋徽宗好畫立畫博士院每召名工必摘唐人詩句試之一日以踏花歸去馬蹄香爲題衆多於花着工有某甲者惟作蜂蝶一二逐馬蹄而已又一日以萬綠叢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爲題衆各出新意某甲惟畫楊柳樓臺一美人憑闌而已衆皆服其妙予謂徽宗若移此心求賢以治天下豈復有五國城中之辱哉

洪武四年中書省臣奏議宦官月俸宜量給米三石上曰內使輩食之於內自有定額彼得俸焉用之但月支



廩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開此端也

太祖神聖剛斷不昵近習如此

洪武十年有一內使以文事內從容言及政事

上卽日遣還鄉終身不齒諭群臣曰自古聖明之君凡有

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

倖得與謀者况闈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

音笑貌日接耳目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僻

澆恣其體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知省將必假威福竊

權勢以干政事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且階亂者多矣

朕常以爲鑒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洒掃不與干預

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

懲將來也拾柒年勅內官毋與外事諸司毋與內官監

文移往來此我

聖祖睿謀遠慮不任嬖倖誠萬世聖子神孫之所當法天

生聖人豈偶然哉

嘗見紀國初事蹟者內載洪武間設有殿閣大學士其職

不過代草詞令然每有犯輒罪黜凡制誥碑文祭文多

出

御製其每日群臣奏事面奏取

旨畢各衙門官將奉



旨意批寫本復送科類寫奉到旨意復奏豈有大學士敢有自爲口旨送內批於手本面發之書事乎永樂初始建內閣于東角門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楊士奇七人在閣辦事尋往侍講

國初在內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在外設行中書省蓋太祖神聖文武凡事獨斷然其初亦以任相爲務嘗與誠意伯劉基論可爲相者劉基曰夫宰相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預焉者也胡惟庸小犢將債轅而破犁及後胡惟庸爲相事敗罷丞相事不設

祖訓首章曰敢有奏請設立丞相者文武群臣卽劾奏本身凌遲全家處斬大明律云在朝官員交結朋友紊亂朝政者皆斬及交結近侍官員符同奏啟或上言大臣德政者皆坐以斬罪蓋古宰相專權結黨潛移國祚爲慮至深遠也

秦以伯僭爲王當時齊楚燕韓魏趙宋吳越俱僭稱王王卽周天子也秦齊稱東西帝及秦并吞六國始稱皇帝漢滅秦始封諸侯及子弟爲王名諸侯王遂以王爲臣之首爵自是而後至宋元天子之子弟異姓之勳臣皆封王矣我

朝洪武初始定制功臣不封王歿後始贈王率以二字比



郡王中山開平是也惟子弟乃封一字王其襲封以世餘皆封二字王名爲郡王而勲臣貴戚弁絕焉其視前代法制尊嚴而等殺畫一親疏有別而冒濫無由其視使宦卒輩咸得叨竊名器以羞天下而笑後世者奚啻天壤云

自來陞用六部堂上官不拘出身何衙門如天順間以布政蕭昺爲禮部尚書初無禮部必用翰林出身人之例又如楊士奇以儒士由齊府審理副胡儼由知縣李賢由吏部主事薛瑄由御史皆得入閣亦無內閣必有翰林出身之拘成化弘治以來南北吏部每部必須用翰

林一人南北禮部非翰林出身者不得陞入由是翰林人多陟顯要而科道部屬雖有奇才異能不能齊驅並駕矣

朝廷禮制頒曆其一也頒者自上布下之謂欽天監所進者旣頒於內廷則京尹及直隸各府領於司曆者當各頒於所部之民各布政司所自印者亦當如是今每歲頒曆後各布政司送曆於內閣若諸司大臣使者旁午於道每一百本爲一塊有一家送五塊者十塊者二十塊者各視其官之崇卑地之散要以爲多寡諸司大臣又各以所得餽送內官之在要津者京師民間多無曆



禮記集說 卷之三  
可觀豈但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而已哉此風不知始於何年今不可革矣

英廟北狩於虜庭者凡再期也先欲以其妹進御累言而上竟辭不允夫變故至大時已立

景皇帝矣而

上心爲

宗廟社稷萬世之計恪守我

聖祖不與夷狄結親之訓雖當顛沛之時危迫之際神監昭然而謹其微

聖志毅然而絕於欲其所以爲

宗社天下遠計固有慎獨之極功其足以感

天地大本正在於此其復登寶位而致百餘年之又安而聖子神孫本支百世益隆以盛豈偶然哉其視漢高妻冒頓唐太宗妻諸蕃益天淵矣

元史載元世祖欲通倭國詞恭意勤自至元二年至二十三年或婉其詞或加之兵使臣被害軍士被陷倭竟不至夫倭自漢魏晉宋隋唐開元貞元中宋雍熙後皆來朝貢論強大則魏晉及唐宋豈能逮元而倭顧朝貢于彼而絕於此雖夷類狡狂或者彼亦輕韃韃之素微也不然聖朝自



洪武至今何朝真有常而無間乎當時許衡勸元示之以  
寬不識能推原及此否倘推及於此則宜其仕元之不  
能自安也

方正學先生孝孺少侍潛溪宋公濂寓京師會大雪

太祖宴群臣命各爲瑞雪賦宋公旣醉還邸不能執筆以  
意屬先生賦翌辰恭進

上讀之謂曰此非卿筆詞甚雄偉有用之才也宋公以先  
生對

上卽召見 賜緋袍銀帶但無冠耳命大臣陪宴先生披

袍束帶凝然中坐言動莊重在座咸驚

上連遣內侍窺之還報

上曰朕不能用斯人留輔嗣君耳後果死革除之難焉我  
太祖知人之明逆料後事之智此其所以爲天生 聖人  
也歟

仁皇好微行一夕已漏下二十刻從四騎過楊文貞第倉  
皇出迎上已立月下楊俯伏進曰柰何以宗社之重而  
自輕若此萬有一倉猝何以爲備上咲曰亟思見卿一  
言爾遂屏左右語訖駕還明日遣人密問曷不謝楊公  
對使者曰昨至尊輕出至今中心惕然恐臣民竊聞豈  
敢言謝會錦衣獲盜有結約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



草莽爲變者上嘆曰士奇言誠不欺當以爲戒遂禁微  
行之楊老成謀國盡言不諱如此

國朝進退大臣皆出

宸斷天順間陞用大臣每朝畢宣吏部發

玉音除某人爲某部侍郎尚書成化間始有吏部會官推  
舉之例其權遂歸於內閣每遇缺吏部必先謀爲內閣  
而後從稍出已意必令再推或諷使所私言官論劾故  
凡內閣親舊同年門生知厚者無不拔引超趨要地未  
必皆廢與賢也吏部與內閣相黨附者亦得固寵終身  
如尹旻王恕立心不阿必被其害欲如天順時出 宸

斷太平矣律條明載大臣專擅選官者斬積弊牢不可  
破若欲無私光景寧可見哉予嘗謂朝廷之上得首相  
與冢宰凜冰檠之操而又有休休之度則官無匪人天  
下太平可立致矣

周宦官闈人寺人皆其職也秦始有中車府令漢唐因之  
中謁者中常侍中尉類以中字名其官矣洪武初只以  
監正監副監丞名門正門副名未樂初始改監正曰太  
監夫天子之三公方曰太再上而天子之元子又上而  
天子之親乃以太稱今中官之職亦曰太其視漢唐宋  
止以中名者亦侈矣然漢唐宋至有封王侯將相之名



者嘗覽史爲之快然視我

朝存歿止於太監者規制宏遠矣若更不以太監弟姪家人爲侯伯錦衣則又超越前代洪武之制豈非千萬世良法哉

國朝海運自朱清張瑄始以爲古未嘗有此按杜工部出塞詩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又昔遊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登蓬萊如是則唐時已有海運矣朱張特舉行耳第海運候風信便帆其速如駛不無風濤之險不如運河雖有飄損亦偶間值故海運止耳然河決之患無歲無之河工計費奚啻百萬何以圖長策也

國朝之制親王之子則爲郡王歲祿二千石親王郡王皆世世襲封郡王之子孫以次遞降則爲鎮國輔國奉國將軍鎮國輔國奉國中尉祿米亦遞殺一千石至二百石而止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之女則又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之封而其祿米亦有八百石至二百石之差又有冊封及宮室婚姻喪祭之費皆給於官又有厨役齋郎校尉鋪排等役皆編於民 祖宗之恩意可謂隆厚周悉矣但歷數滋久天潢繁衍宗藩祿糧不給殊厯當事之慮議者欲倣宋制設宗學選宗人之疎屬資性敏



穎者教之使並得從事科舉有才者皆爲國用而不至於虛生虛死庶宗室有所激勸而祿米之不給者亦籍是可以少輸而省無告之苦至於選用任官之法又立條款處置約束務在得宜此亦一策也俟當國者爲區衡之

宋朝任子之令最廣卽位推恩郊祭推恩七品以上率有任子宰相之子卽授六品清銜任子有官至宰相者任子之子有復廕爲官者大抵宋以仁厚立國恩似過溢國朝限以三品廕子有官至方面而不及廕者或遷轉屆期未及考而不得與恩者身爲大僚而其子不免爲齊

民一生賢勞王事或慮慎不苟子不免於饑寒視宋世又太隘矣若方面致政歸果廉而賢者勅督學憲臣選入黌校教育以期後用亦或盛世之優典哉野人狂瞽之見如此



器量

東坡答李端叔書云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亦自喜漸不爲人所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不答亦不復問觀蘇公此語其殆遵養時晦造於忘形骸爾我之境歟

昔蘇子瞻從事扶風時有老僧欲傳以硃砂化黃金術子瞻曰吾不好此雖得之將不能爲也僧曰此方知而不爲正當傳也是時陳希亮守扶風嘗於此僧求方而不與夫一則與之而不欲一則求之而不與蘇陳之品第



可槩見矣

楊瑒在官清白其伯父至操亦剛潔未遇時作閒居賦嘗曰得田十頃僮婢十人下有兄弟布粟之資上可供先公伏臘足矣夫百畝為頃楊公蓋田千畝矣予瘠田僅踰百畝之半雖未賦閒居而掛冠且亟也諸葛孔明曰成都有桑八百株有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肥饒則又勝于楊許魯齋曰讀書以治生為急可見古人才兼用如此予則獨拙而不能也

昔陳白沙徵到京吏部尚書問曰貴省官如何曰與天下省官同請對坐卽坐不辭此儘朴實有所養 羅一峰

訪吳康齋見起御聘牌坊乃謂其子云不必有此牌坊不見康齋而去此羅公高處康齋孔門之原憲也而亦有此乎使見大則富貴貧賤處之一等聲勢如鴻毛耳此康齋所未到也

昔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鑣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卑吾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其姓名曰何足語姓名夫季札讓國而逃吳之賢公子也而猶知有遺金若被裘公則忘之矣其分量又不優於季子哉

昔王克作論衡蔡伯喈初得此書嘗秘玩以助談或搜其



帳中得之輒抱以去邕且丁寧云惟我與爾共勿令廣也嗟乎邕何示人以不廣哉夫衡之飾小辯以驚俗已不足道而邕又欲私之夫天下所絕無而僅有者謂之寶公天下者謂之寶不公於人寶安足珍乎譬之庸夫細民得片金寸玉行持而坐握之其不爲富人見而哂之者鮮矣邕之不得爲賢儒也宜哉

又史傳稱魏王粲與蔡邕善謂客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當盡與之邕有書僅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抑此又似與秘論衡全異豈數車所載蓋人所共見而充之論衡尚未行世耶抑邕晚年所造殆

有進於疇昔耶予因并錄之

昔張思叔詈僕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卽此是學且怒僮僕爲甚麼耶予謂大凡人躁急者多寬裕者少至有不當怒而怒者能味玩伊川之言或庶幾矣昔陶淵明遣一力給其子讀書山中曰此亦人子也宜善遇之古人仁愛厚量如此

宰相自唐以來謂禮絕百寮見者無少長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吏從旁喝相公尊重客踧踏起退及富鄭公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相與之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及還自後群公稍效之



公器量恢恢城府不設此所以相業之隆也

吾杭富陽俞膺字古章肥遯丘園名溢海內宦於浙者得其詩文珍重之正統間藩臬諸公交薦之不起吳和州亦嘗薦之先生以詩辭曰青雲有路念綈袍迢遞和州薦剡勞下乘難追千里馬虛名恐誤九方臬稽康自信趨時嬾少室誰云索價高縱使陽和動鄒律秋風雙鬢已蕭騷詩亦典麗非繪飾語也又同時寧波徐恕字勉仁亦以文名不膺薦舉後家於杭有藝說譬喻爲學夫俞徐之詩文近亦有之然其人品節槩欲二子頡頏恐不多見也故當時爲之語曰富陽俞甬東徐翩翩文采

雙明珠夫懷珍待聘儒者之常抱瑜握珎而不求聞達此非養定故豫而見其大者乎二君之高蓋一時罕儔矣

晉王導枕周顛膝指顛腹曰此中何所有顛荅曰此中空洞無物但是容卿輩數百人夫導之訊顛意本藐然而顛之應語矢口誇大蓋晉尚清談虛誕固宜導之有是問顛之有是答然善戲謔兮二君之風流醞籍亦可想見矜夸自賢者視此可以戒矣

管寧與華歆邴原三人俱遊學雅相善時人號爲一龍寧爲龍頭原爲龍腹歆爲龍尾管寧與華歆共園鋤地菜



見地有金寧揮鋤與瓦石不異歆捉而擲之又嘗同席  
讀書有乘軒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出而視之寧遂割  
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以此絕之夫出視軒車祇欣慕  
貴游耳固難語定靜若拾金而擲之亦賢於人遠矣寧  
乃竟分坐弗與其學古人取友之嚴如此此所以爲聖  
賢之徒也

晉衛玠總角時乘牛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聚觀傾都  
若謂鴻鵠在燕雀之群也謝琨雅重玠嘗相見欣然言  
語彌日玠嘗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義相干可以理  
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呂文穆公性長厚平生不喜記人過初受命參知政事入  
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呂公佯爲  
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文穆亟止之  
朝罷同列猶不平悔不窮問公曰若一知姓名則終身  
不能忘固不如勿知也且不問何損時皆服其雅量  
莊周曰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  
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吁此器  
量之說也故器小則易盈器大則能承載晉楚加之不  
爲富三公加之不爲貴中所見者大也管仲反堵塞門  
夫子便譏其器小蓋只於富貴官階度數上便見得人



此向敏中所以獨大耐官職也

王思秉性躁急方書時有蠅飛在筆端驅去復來思怒投筆於地怒猶未釋拔劔逐之談者爲之捧腹

宋游道每戒其子士幼士慎曰吾執法大剛數遭屯蹇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譙遜予每覽此爲之警惕予在仕路雖未遭屯蹇而賦性偏急執法太過事所不無又此中本抑畏無他腸而接人少煦煦之容度近時所不取游公之言其中理哉

李德裕治平泉莊戒子孫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孫也嗟夫李公可謂不達

矣不思長城未完而二世已滅河山帶礪易姓已非國家且不能保而况於士大夫乎不獨爲造物者所嗤有識者亦不與也

裴昭明曰人生何事需蓄聚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此語可揭之座右也

吳公東洲爲督學時有士子不率教懲以夏楚明年其人狀元及第官翰苑吳公以迷職至京師其人設席款之以新得古竒窰盤盞行酒且曰此器是所寶也但俗眼不識耳其意蓋譏胡往時不知已也吳曰以老夫觀之



此器脆薄容易破綻終不若良金美玉之器為寶也其人慚悔失言然吳公不但雅量從容而始終教師以正可謂君子哉若人矣

昔杭城戒壇焚毀 朝命布按二司重建所費甚廣因召湖州吳汝輝嘉興曹良等數人勸募汝輝入見請問欲幾何方伯曰度得銀萬兩則可汝輝曰願一力當之憲長楊繼宗曰何易若此得無誑耶汝輝曰民有一子不肖雖有所積死後必為他人所取何如奉承勝事特兩司官皆在聞之稱嘆既而汝輝以十木匣裝銀千錠詣獻于司憲長特設席于後堂邀諸僚共宴復以綵帳親

送之歸吁夫人以絲毫錙銖之利慳吝弗捨至反目而讐隙者多矣况此萬金之鉅乎矧其言似確然有見汝輝可謂達矣

孔子將出於途雨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甚恡于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遺其短者故能久也遂不假蓋此見孔子不盡人之情處然卜商聖門之高第也其襟度猶若此故夫子他日嘆史闕文馬借人之難蓋自用自私即當時已不少也又何怪乎後世父借耰鋤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諛語哉嗟乎世態之日趨于偷也猶江河之日趨于下也誰則挽之哉



堯舜挈天下以讓許由善卷二子厭聞而逋蓋彼此視如  
敝屣而後世爭城掠地流血蔽野視民命如薙管矣韓  
康法真被召辭爵隱居逃遁而後世干謁自獻上書及  
門亟亟於功名者紛如矣披裘管寧揮金不顧而後世  
苞苴自穢明珠白鏹賂賄狼藉等之白晝攫金者蔑如  
矣田真復食姜肱共被而後世異財私蓄錙銖反面至  
如路人斗粟尺布之謠墳笮和鳴蕩然矣蓋皇降而帝  
帝降而王王降而伯渾渾者變而澆漓矣沕沕者變而  
雕琢矣禮讓者變而爭鬪矣即使堯舜復生安從覓子  
州支父石戶之農哉夫中古以後猶可言也今則尤不  
可言也予覽古撫今太息三嘆子州支父堯時人石戶  
之農與舜爲友堯舜俱以天下讓之一峻辭之一入于  
海此別傳所載也

杜甫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  
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詞且四十  
年若令執先臣故事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  
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枚臯楊雄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  
下其忍棄之夫甫之自陳祗欲遭逢明盛敷揚効筆札  
殆不免爲技使耳其詞旨爽愷讀之令人生色蓋言有  
大而非誇也若退之上執政書覺抑鬱淒楚顯然于進



縱有建立何以湔白壁之瑕哉及子羹厥後雖遭坎壈  
義不苟就殊矯矯鐵石之姿若僅以詞人目之非尚論  
古人者矣

尚書楊翥厚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其事甚多如隣家構舍  
其楠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又或侵其  
址公有曾天之下皆王土更過來些也不妨之句又以  
隣生兒恐乘驢驚之遂齎驢徒行等記載已多又聞其  
先墓前碑爲數田兒戲推仆墓人奔告公曰傷兒乎曰  
否公曰幸矣語諸善護兒勿驚之蓋公存心長厚無一  
事而不周致人情如此彼武斷鄉曲者視此不深負愧

汗哉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意氣滿盈賓至鼓吹喧闐以迎一  
日有父執來謁之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  
父執曰近日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味乃  
朗然誦之曰圭齋原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  
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之默然明日賓  
至門庭寂然夫此翁導之以正誠不愧父執而朝士勇  
于服善蓋兩得之也

古今稱富鄭公韓魏公爲一代之人豪似矣而不能無優  
劣焉太后撒簾中書不及開報而富遂以爲隙大臣起



復魏公謂非美事而富遂以爲怨韓每遇其生日歲致書幣甚恭而富未嘗答書及韓捐館此禮始廢而富聞韓之喪不行祭弔韓之盛德雅度不可及矣富則剛毅有餘而渾厚不足豈粹養君子哉

解學士胡祭酒相契好甚一日同觀放進士榜解以胡不由制科譏之曰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可耳胡笑曰彼固亦有僥倖得之夫胡公氣象從容不煩一語胷中包涵何似然大要論之此不過一時骰子選耳一日之長不足以槩其終身之事業古今學問勲業炳烺掀揭不由制科者不可勝數制科不爲人齒錄者亦不可悉數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若論道德又瞠乎其後矣

奉化應方伯履平洪武間進士任福建德化知縣三年考滿吏部試論一篇文雖優而貌頗侏儒不得列乃題詩部門之前云爲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鬚鬚又胖長更有  
一般堪笑處衣裳漿得硬綳綳末不書名閣者以此呈  
冢宰冢宰曰此必應知縣也取其文覽之果優次日奏  
陞考功郎中歷官雲南左布政使夫一時之感動於人  
而冢宰能虛心從善良有可錄者矣

嵇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濬冲在襄面數百次未嘗見其疾聲遽色此亦方中之



美範人倫之勝業也

呂許公執政范希文屢攻其短坐落職知饒州及呂再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當大用之豈可但除舊職遂拜龍圖閣直學士經畧陝西希文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相公不意乃爾獎拔許公曰豈復以前事關懷嗟乎二公蓋真以天下國家爲心者也惟光明俊偉之人故能成光明俊偉之業叔世間道旣鮮品格亦卑秉銓柄國者以官爲市斯卑卑無足論矣若一飯必酬睚眦必報者以朝廷之名哭快私家之胸臆均之儉壬也國家何賴焉昔劉夢得以種桃句出刺連州白樂天以新井

篇出刺湓浦中古且然况近時哉觀呂許公言與行事能不泚頰

姚少師廣孝一日在松下散飯曳履獨步不將餘人一縣丞喝道來少師行如故丞怒笞而訊之少師受笞不自道丞使人緹置後隨行人有識之者曰此姚少師也丞大驚伏地請罪少師徐云且送郡獄明日出之謂太守曰秀才官人不識事一野僧行道何足怒而遽笞之吾昨者乃以相戲耳更勿罪也少師之雅量此足徵其一端云

楊文貞于本朝大臣爲巨擘例于宋之公卿終有愧焉試



以一二較之王文正以張師德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必以造門者舉之甚至人舉所知自以爲不知而阻之宜恬淡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彥博以唐介攻已被謫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已者爲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吁休休有容宅揆舉賢之道失矣以二公所行較之品格何霄壤哉

向文簡公敏中真宗時除右僕射宣麻

上謂翰林學士

李昌武曰朕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誠殊命也敏中應甚喜今日門下必多賀客卿往觀之昌武造向公門方謝客情無一人昌武入見致賀稱頌公

唯昌武又道

主上殊命隆眷非常之典公只唯唯無

一言及使人覘庖厨中寂然不宴一客還以復命

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宦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簡畧不爲動其所養爲何如後世學者稍得一第一官揚揚閭里顏色驕盈自滿者傷哉何其淺而薄也

張無垢於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豈只是才與識了得蓋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故處分妥當不然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臨事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君子當深思也



明道先生一見呂微仲便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謝上蔡云謂他有貴的相態便是俗處此大丈夫所以富貴不能淫也

夫人生才器種種各別豈特凡人哉卽同稟於父母而厚薄清濁淑慝異質者若舜之聖智象之傲懿姬旦之才美管蔡之猜戾柳下惠之捐潔盜跖之橫暴天之降才蓋大殊矣若夫德成而上所造差別者覽古未易悉數予畧舉數人焉

程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接人純是和氣故劉河間稱其樂易多恕粹和之氣益於面背若伊川則氣質剛方文理密察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人謂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伊川自謂願不及家兄處然各得其性之所近不可以優劣論也

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懽如也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子由晦默少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予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此乃一病子由監稅筠州子瞻就見之且餞之郊不交一語惟戒以口舌之禍其性度各別也

曹子建植才器大優於丕丕頗猜忌殊不見察且數有貶削子建乃責躬上表黽勉恭順其與白馬王彪詩末云



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殊無怨尤何減友愛文中子曰至哉思王以天下讓蓋覘其深也其視不蓋區以別矣

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遇賓客少間必至子弟學舍與塾師從容燕笑其弟元度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一再見若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到則病某一日接客則病意趣各異如此

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更端不倦獻之僅叙寒暄而已語不及他迨去客問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少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

少言故知之謝之人鑒亦審矣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其弟學士都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翊日論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齋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齋煮飯不知是爲甚底蓋大宋之意始終一致不改寒素心所謂富貴不能淫也小宋所見則以辛勤博富貴以富貴供嗜欲於紛華波蕩中隨俗不返矣志趣各別豈必友生哉

泰和曾狀元鶴齡承樂辛丑會試與浙中數舉子同舟率



年少狂生談論鋒出曾公爲人簡默在坐若無能者各舉書中疑義問之曾遜謝不知衆皆笑曰凡夫也偶然預薦耳遂以曾偶然呼之旣而衆俱下第曾占榜首乃寄之以詩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趨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豈意偶然又偶然此與鼉睡漢狀元及第事正相類此可以爲輕率嘲謔者之戒云

予聞之官先士先志志之云何乃定異日嚮往也必也朝飧不給而有惠養一切之心短褐不完而有衣被萬物之願是以出而有爲立必俱立達必俱達不負平生爾士苟無志方其窮居時垂涎富貴乃不願熏灼非阿附取榮或殘民以逞厚自封殖舉平生而喪之於國家何賴焉此無他志弗定也故澹泊以明志明志貴學豈凡士所可語哉趙清獻一生廉介晚年更勵清苦范文正康濟天下義田贍族而處已淡然清苦寒素此古之達者不知有我如此豈非仕者之著身祭歟



廉介

魯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請以此修衣魯子  
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  
奚爲不受魯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  
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  
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  
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  
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  
子思曰妾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仍雖貧也不忍以身



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陳季子曰二賢下聖人一等見大則心泰心泰則富貴貧賤處之一焉如敝衣緼袍哉若賜之貨殖子張之堂堂分兩之高下較二賢徑庭矣隋趙軌爲齊州別駕東隣有桑葢落其家軌悉拾還其主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及徵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杯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飲之後爲原州司馬在道夜行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其值而去

太宗在晉邸聞劉溫叟清介遣使賫錢五百千遺之溫叟受賜令吏封書而去明年視封識宛然還白太宗曰我錢不受况他人乎密白太祖太祖曰執廉節鎮澆風溫叟有之矣

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夫在官燃燭亦無甚害於此省民惜費大於此者可知矣觀此光景令人潔然無一毫塵想願長民者覽此能不洗心滌腸百姓尚亦有利哉

呂榮公晚居宿州真楊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月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托州縣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



一事擾公私陳季子曰予嘗覽古至此編高榮公之行願執鞭而無由則數履其芳塵云夫晏然靜坐不以事託公府予所能也至衣食不給且至絕糧雖不營營然而一切不問則願學而未能也至借書沽酒予於榮公又何讓焉嗟乎誦其詩讀其書不尚友其人吾人讀書何爲乎此可與同臭味者道也

三原王公爲吏部尚書時署於門曰有任于朝者以饋及門爲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動曰贊儀贊儀而不羞于入我寧不自耻哉一時帖然無異議者使非真誠積久而孚亦自不敢書書之適足以增多口矣

此人所以貴自信也然自信之功豈易哉

兵書華容劉公大夏吏部撥送雲南一承差見之獻點蒼石屏風一面公不納承差乃懇言二錢市之非比重禮叩頭求受不已公取而玩之云置諸室暇則玩之承差喜甚不數日呼之曰看足矣遂歸之承差云大理買此用銀八兩以爲上驛計而值如此誠命也唏噓嘆息前輩風節取予一毫不苟如此此非後人之著蔡乎

成化間聞王端毅公恕巡撫雲南不挈僮僕惟行竈一竹食籬一服無紗羅日給惟猪肉一斤豆腐二塊菜一把醬醋各有劑量支取結狀再無所供其告示云欲携家



和寧公事記 卷之三  
三十三  
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惜衰老单身自來意在  
潔已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云人皆錄其辭而焚香禮之  
故後爲吏書始終一轍此所以成光明俊偉之功也近  
時惟嶺南海中丞瑞廉介剛方超然塵表豈出端毅下  
哉蓋公自成一體段節槩非人所能及亦非人情所能  
便者語云薑桂之性到老愈辣世須有此人亦足以廉  
頑起懦吾儕碌碌有愧二公多矣

盧懷慎爲相清謹不營貲產旣貴妻不免饑寒常卧敝簣  
單席後病卒妻崔氏戒其子勿哭汝父清苦無餘貲必  
不遽死張說同相貨賄山積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虛  
也是夜公果復生左右以崔之言啓陳懷慎曰冥司有  
三十爐日與張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若然則幽明之  
說信果有之而人之廉介貪穢冥司者又從而淑慝之  
此理之不可曉者也然則人之罔利黷貨者其能免於  
鬼神之昭鑒乎

吳隱之字處默介立有清操日晏飲菽儋石無儲後爲廣  
州刺史酌貪泉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  
齊飲終當不易心及歸妻繡氏賞沉香一片飲之見之  
卽投之於湖夫片香且不欲留况過於此者乎操勵冰  
雪吳公有焉



殷仲堪官荊州儉食嘗數盞更無餘餽飯粒落盤席間輒拾以噉雖欲率物亦其性真嘗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足快平昔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汝曹識之

秦襄毅公紘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公悉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滅 憲宗怒逮公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公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詔釋公繫且賜鈔萬貫以旌其廉後調撫河南適巨璫汪直以事至公密疏其多帶旗校騷擾地方竊弄威福 上嘉納之且

以疏示汪直吁人有不為也而後可為非公孰能直已行志近習畏服如此

于肅愍公謙為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時一日遇惡客劫舟遍搜行囊更無貴重於腰間金帶者盜亦不忍取去及還朝並無一物餽送自作一詩云手帕薜菰與線香本資民利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公之清節良可槩見所以成後來之大功也今之入朝與大計之入覲者則又視手帕薜菰為土苴矣誰則餽之誰則受之吁此世道升降之一機也

沈瓚之在丹徒性至踈直自以廉潔不事左右浸潤日至



遂鎖繫上方瓚之自言願一見天子上召問復欲何陳  
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得罪言無以承  
奉要人上問要人爲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  
諸賢皆是後上知其無罪復除丹徒令吏人候之瓚之  
戲語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爲天下第一後傳  
翹代爲山陰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玄明答曰  
我有奇術君家譜所不載臨別當以相示旣而言作縣  
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夫玄明之言  
於近時似爲太迫然覽此亦足以興愛民惜費之一念

云

宣德中全椒章惠知温州之平陽縣奉公愛民理繁就簡  
凡百公務不差隸卒勾攝止用粉板背繪刻隸卒甲乙  
爲次傳遞勾攝題其板曰不貪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  
至庶免譴責人咸信服不敢稽違由是案牘清簡囹圄  
空虛夫國初民淳事簡雖與今時事異然使今爲今者  
能做而行之其庇民也不亦博哉至有事不可已欲卒  
辦者間一差隸卒亦不害其爲師古也

通許由之意則金藤豹韜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  
閒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



程壽筆談 卷之三 三十六  
汚于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此淮南子之說也吾以為知道之言也

前輩有論盧懷謹身為宰相而妻子常至饑寒恐無是理此蓋以通人之見目賢者宜乎其言若是古人位躋大僚不治垣屋不蓄資產且不及下大夫者何限蓋此重則彼輕豈位宰相者盡富貴哉及考盧公歿後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願鬻身以治殯殮嗟乎卽近時賢公卿以清節名者恐倍蓰而無算况貪婪寵利者乎

吾杭前輩陳信字履信先任大理寺評事轉兵馬指揮陞蘇州府通判在任三年有惠政廉而公直正統十一年年六十有七乞致仕蘇之富人以重贖追送一毫無所取而家實貧郡人杜瑀有詩送之云勇辭榮祿賦歸田又却蘇民饋饁錢一任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節與人傳夫讀此詩使人竦動興起然廉者之心實其本性皎然不容物染豈冀人傳清節耶予特為表著之

裴昭明為長沙郡丞罷歸刺史王蘊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命之禮者我不受也昭明日下官忝為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其始終立志峻不可奪如此

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



棗以啖吉吉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隣里共勸止之因固請吉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夫吉未達時厲志秉操若此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於吉見之矣

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曰公家日用多少錢對曰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驚曰何用許多錢對曰早具少肉晚羹菜泰然曰某爲太守居嘗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此遂踈予嘗謂民之受福由官廉也官廉以甘儉也儉生於堅忍苦節以義理制心者能之豈易易哉

李仲謙廉介自持每休沐閉戶讀書不交接人事俸祿不給妻紡織以助薪水之費常衣止有一布衫或須浣濯補紉則俟休暇日有客見訪則命其子致謝曰家君治衣不可出予嘗覽至此爲之欽服且慚沮予雖非紈綺中人然視李公則過溢矣卽求爲執鞭奚可得哉

臨海趙太守洪武間卒業太學爲中官題蠶婦圖云蠶未成絲葉已無髮雲撩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如布安得王孫見此圖一日

太祖幸中貴宅偶見之詰問中貴以趙對卽除肇慶知府在郡有廉聲及歸嘆曰昔趙清獻持一硯今吾倍之止



持二硯以歸時號趙雙硯此與吳隱之雖少間然以今觀之皎皎清塵超然物表誰則繼之哉

國初東昌通判郭公東清介有守一日公出其室人在解舍屬吏之妻以園菓一盒饋室人堅拒不受強之而去東回室人告以故東啓視之見其菓肥潤又問室人曰汝嘗之乎室人曰果啖三四枚東命卒市補之遺還使妻且囑其再勿如此室人曰旣還何必補之東曰所不欺者心耳非在物也夫郭公立心不苟一物之微且嚴取予如此况其他乎貪者觀之可省躬自慙矣

成化間陳師召翰林所乘育馬售錢六百文西涯李先生以詩論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美三百青銅語也時李刑部若虛舊屋爲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銀四兩西涯亦諗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卽前師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涼薄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近時士夫一登仕途華居美衣服乘堅策肥卽都下貨房一歲而費數十金或以數百金置如陳李光景安可復覩哉嗟乎欲仕者之廉不可得也

都御史軒輓天性廉介初爲進士差往淮上催糧時冬寒舟行忽落水卽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不能出有司急爲製衣一襲却之只待舊衣乾着之後爲御史獨



振冰檠之聲用當道薦為浙江按察使在任一切供給  
皆罷之俸資之外秋毫無取自省一青布袍破則補之  
與僚屬三日以廩俸買肉一斤有經幹使客或留一飯  
則殺一雞同僚不堪人感驚異忽聞親喪即日就行雖  
僚屬尚有不及知者後為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  
逾堅南臺長張設席借諸卿貳為會公不往饋卓席亦  
不納人皆以為僻蓋古者狷介之流雖過乎中亦縉紳  
中絕無僅有者恐趙閱道亦須避舍况近時仕者乎我  
朝名臣軒公蓋群鳥中之孤鳳也

范文正公既貴嘗以儉約率家人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  
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而得  
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待矣汝母又以早世吾所最恨者  
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夫廉者必貧貧者必廉蓋隱居求志時已素定也若富貴  
易所守總之平日志未定耳予既速廉士矣至于甘貧  
守道確然不移者更得若人焉每一披閱神志竦然而  
絃歌絕糧激昂千古之意奮若可謂覽古無益哉為錄于左  
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乏身無寒衣敝履不完行  
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以踐地道中之人皆笑之先生  
神色自若



鄺食其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生業爲里監門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

第五頡字子陵倫之小子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上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孫晨字元公家貧不仕生居城中織筭爲業明詩書爲郡功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卧其中旦收之

楊師前後宰城守不以私計介意故身退之後家無餘財蝸牛廬其中妻子凍餓

裴潛母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荆篲以自供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成并日而食

顏延之庭誥曰富則盛貧則病甚矣不惟形色麓鷹或亦心神沮喪非但交友疏棄必有家人怨咨非廉潔深識者何能不變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意銳當自同古人見深則憂淺識遠則患輕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蓋用此道也

曹彬所居之宅僅庇風雨敗簷踈牆不堪其憂杜祁公不殖貲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宅庫陋范文正在杭州子弟請治第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三公之意並同近世士大夫如三公者恐不多見而如此意况節槩亦須常置之胸臆庶不墮落耳



國



